**祭文**

**胡聆**

呜呼哀哉！

今天，是我父亲英年早逝，辞世五十周年纪念日。借用民间酒会的形式，来隆重纪念我的父亲辞世五十周年。首先，感谢各位亲友、各位朋友、各位老乡，于百忙之中的盛情光临。

1965年7月13日，对于只有10岁半的儿童来说，记忆是切肤之痛。从这一天起，我就没了父亲。13日下午来到位于武汉汉口二耀路的市立八医院，看到父亲已不能讲话，只在昏睡中打吊针。第二天早上，我从医院的长躺椅上醒来，就只听见我母亲悲切地告诉我：昨天半夜里，你爸爸死了……年幼的我，立马就只知道坐在长躺椅上放声傻哭……一会儿的功夫，同村的宰牛厂的绍西哥哥，开着“解放”牌卡车来了，他是上完夜班来的。紧接着，张叔叔带着武汉造纸厂的同事，五、六个人，拿着杠子、粗绳索也来了，这是来抬棺材的……中午时分，汽车开到湖北省黄陂县自己的村子——胡家田。村子里的人，闻讯后表现出惊愕、悲痛，口里不停念叨：好叔叔、好爹爹同胡家田村就这么断了……要知道我父亲当时只有虚岁46岁。只记得村子的青壮年，很快在一个名叫麻园的地里，挖起做坟墓的大坑，只记得麻园地里全是种满了芝麻。

父亲的丧事办完了，后来母亲也复工成了武汉造纸厂的正式工人。（原来在1961年父亲曾因脾脏切除住院，在人民医院，当时厂里因三年灾害压缩职工，就考虑到我父亲拿60多元的高工资就把眼观盯住了58年参加工作的我母亲）第二年，文革开始了，在反对经济主义的口号下，长年拿着一级工的30元，直到林彪事件之后，1973年才涨了一级工资，那几年可苦了。

父亲、母亲是1946年结的婚，9年之后才有了我的出世。记得我母亲回忆那场婚礼：是大铺大盖，请着大花轿，吹吹打打极热闹地把新媳妇娶进胡家田村。当大花轿走到半路上，按照乡风乡俗，把大花轿前颠后仰地“颠轿”，还问新媳妇“大花轿”好坐不好坐。至此作为新媳妇的我母亲，就得到了一个美称：人们都叫她“新娘”！

父亲在解放前，曾是汉口汉正街皮统号晋季兴的伙计，给红安人老板拉黄包车的。他是怎么谋得这份工作的呢？是怎么样的下汉口的呢？原来在他十八岁的时候，有天晚上带着小侄孙昌印，去给地主家三婆割麦子，到了天麻麻亮的时候，小侄孙在麦地里睡醒了，我父亲把几岁的昌印叫到跟前说，你去找三婆要口热水我喝下……小侄孙昌印答应了，撒开小腿跑向村子找三婆要热水去了。

此时那个三婆刚起床正在门前梳头发，当她听到小昌印说的那些话，就烦了，当场就骂起来了：个抱到娘养的，大清早的么事热茶热水的呀？冇得！冇得！直骂得小昌印痛哭流涕，小昌印空着手跑到麦地一诉说，父亲听罢就愤愤地说，这有钱人也太不是东西了！说罢，把小昌印送到他舅舅家，自己清了几件衣服一步一步地走到汉口热闹地段六渡桥来了。

他找到侄姑娘莲喜，讲了这个故事，拜托有招人的事帮他打探下。第二天，莲喜告诉我父亲，皮统号在招人……

原来是这样的事，当时，中日开战了，有些人为避日本飞机的轰炸跑到乡下去了。晋季兴就人手不足。见工时，晋季兴的张老板叫我父亲把一辆废弃的黄包车搞好，另外要他找铺保……我父亲答应他，人穷志不穷，找铺保我侄姑娘一家就住在这条街上在，你放心好了！第二天，我父亲就把那辆黄包车穿轴，紧钢丝擦洗干净，一会儿的功夫，黄包车在太阳下闪着锃光，可以飞跑了。

后来，随着对地形，里弄的熟悉，随着对我父亲的信任，皮统号老板开始要我父亲去给人家店铺拉着黄包车送现洋。有时遇上日本飞机轰炸，别的店铺跑反无人，在连天的炸弹炮火下，我父亲又拉着成箱的现大洋，安全完整的回到晋季兴来了。记得前几年我母亲不止一次的对我说过，要不然我们现在是上海户口了。原来晋季兴到了四十年代要到上海去开分号，老板想要我父亲去做先遣组。父亲思乡心切，就没去上海……

解放以后，汉正街的晋季兴合并进了武汉造纸印刷公司。父亲转业进了武昌新亚造纸厂（公司合营），学烧锅炉。父亲全名叫胡兴山，是“兴”字辈的；我从前叫胡绍林，是“绍”字辈的；儿子胡威，是“昌”字辈的；孙子胡楚梵，是“家”字辈的，“家”字辈往后是什么，我也不太清楚了。

只记得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刚搬到汉口甚家矶武汉造纸厂，住单身宿舍，晚上洗脚时，父亲小腿处有几块旧疤迹，他告诉我，这是在旧社会小时候要饭，被地主的狗咬的伤疤。听大人说在打日本人时，父亲曾去偷过日本人的枪拿去卖，记得父亲曾亲口告诉我，有一次日本人的刺刀对比着他的胸口的。

解放以后，在扫盲运动中，父亲学会了几个汉字，转业以后分配烧锅炉，还当上班组长。五十年代，新亚造纸厂爱发火灾，经常受厂里委托把厂里的新马达搬到砖瓦巷自己家里放着，过不久再完好归公。1959年国庆十周年时，父亲曾作为厂工会委员会成员，参加了厂里组织的中层以上干部合影留念。在烧锅炉时，以同等级的煤，在别人烧不起磅时，他却烧的起磅来。听大人说，有一次他还应邀到湖北省大悟市做过操作表演。59年，还获得武汉市一轻工业局标兵五角星形奖章，上面一个工人模样的人，骑着火箭上太空，有点像文革时期毛主席像章。后来他作为班组长，还选为新亚造纸厂厂工会委员。小时候常听大人说，他获得的奖状，若要一张张的集中起来，烧缸灶够烧一餐饭的。老红军何敬之在三年灾害时期曾给过一块地给我父亲，他就拿它八小时以后种菜吃。在三年灾荒时，常听我父亲喜滋滋的说过，今天在小堤角喝油了的。原来是一个买油的，不知道什么原因把油瓶打破了，油泼了一地。我父亲见状忙跪下喝了几口生油。喜滋滋的念叨了一阵子。

这就是十岁半的我，对父亲给我的回忆。

父亲的一生，是伟大的，勤劳的，听话的。我父亲生于1919.12.8.殁于1965.7.13.终年46虚岁，他是半岁死了娘，三岁死了老子，命运多舛。在这里，儿子胡聆,儿媳妇易天云，孙子胡威，孙媳妇宋雯雯，重孙子胡楚梵，我们这些不肖子孙给您叩头了。